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 二編 卷二

祝天翁 渭南有鄉民祝姓，失其名，性樸訥，以農為業。每遇耕獲，輒祝曰：「天盍佑我。」人遂謂之祝天翁。暮年歸居，有一子，亦學稼，年已而立，猶未偶也。父子斃然，出作入息，比鄰多憐之。或勸曰：「翁之發短矣，為兒納婦，不有人盍彼南畝耶？」翁笑曰：「天佑我，筋力尚健。俟予衰老，伊婚未遲也。」聞者咸嗤其貪吝。一日，翁他出，子獨力作，忽聞叢莽中有人笑曰：「丈夫之髭出矣，猶未授室耶？盍援我，予為爾婦。」子驚顧，回野無人，因復耕。旋又聞聲語曰：「不援我，將鯨此一世界矣。」子頓悟，前此某家有女，未嫁而孕，父母怒縊之，草葬於此，大怖而奔歸。至家，猶惴然，股肉戰戰弗寧。及翁歸，詰輟耕故，子以實告。翁不信，叱曰：「汝惰農自安，以妖異相誑耶？」驅之使就廬舍，不予之歸。子在田中，自計：「鬼若來此，誠無地可避，盍納之，少識裙下樂，死亦無憾。」因不復懼，假寐以俟。向恐麾之不去，今且慮招之弗來。候至宵深，倦極思睡，俄若有人小語曰：「我來矣，何寢耶？」子亟起視之，星月皎潔，女果豔妝如平生，掩笑而至。子故熟識，不再問名，據擁之就枕。女本蕩婦。子亦偉男，遂相得甚歡。事訖，子詢女曰：「若言為吾婦，其信然乎？」女曰：「業已婦矣，何問焉？」子曰：「不然，所謂婦者，事吾親，育吾子，操吾家計，良不止為一夕之歡。」女曰：「此亦非大難事。妾為父母所賤，歿後厝之淺土，霜露沁骨，灌莽纏骸，更懼為豺犬所搯，徒飽饞口。君能徙妾高阜，且深埋之，當為君鬼妻。一切如命。」子疑其罔己，詰曰：「鬼亦能誕育如人耶？」女答曰：「能。凡人暴卒者，魂氣凝聚，不即散，能施能受，妊娠如常，此自然之理也。病而後歿，則不能矣。」子因笑曰：「然則汝之所懷者，亦將臨蓐矣。」女赧顏久之，始曰：「君毋諛妾，疇昔良有此事，但胎隨人死，且在屍中。今之許君者，魂也。」子信其言，益深眷戀，直至村雞群唱，女乃辭去。子歸不敢告父，夜則荷畚耜而往。俟候良久，人跡渺然，徑詣女子葬處，且祝曰：「若無誤我。」甫啟尺壤，即得女屍，月下諦視，面色如生，猶未朽。子乃極力負之於岡，為深坎而瘞之，插柳其上，記認而歸。比至廬居，女早曼立相待，見子喜曰：「君信人也。掩骼之德，百身莫酬矣。」子曰：「盍先犒予。」因挽之歡會。謀及長策，女曰：「阿翁凡事皆諉之於天，君即以此給之，隨所見皆曰天佑，翁必不疑。翁不疑，則人亦可以無疑。從此饗殮嗣續，妾請任之。但不克顯然并白，並代君乳哺耳！」子欣然從其計，女復別去。無何，而翁來語子令返，言：「偷兒欺予耄老，將逾牆，汝仍歸宿，我處於此。」蓋翁心多疑，非實有是事也。子心竊喜，遂復歸。女果夜至，命之寢，則曰：「婦職宜先盡也。」遂為子縫紉，夜分始寐。雞未鳴即起，操箕帚，躬炊煮，約足一日之需，乃皇然去。翁歸就食，見其整潔異平時，甚訝之，疑子所為，都又不類。躊躇間，子乃笑曰：「父勿言，此天佑也。兒歸物已具，亦莫解其由。既而思之，非天意而何？」翁果釋然。嗣是遂以為常，而不之怪。後數旬，女雖不晝見，亦不歸，恒就暗室為子操家計。飲食以時，備具無煩預辦矣。子詢之，答曰：「得君陽氣，晝亦可居，但畏見人耳。」及秋農忙，父子偕作。女雖不親盥，子至即貯筐筥與之，一菽一水，極其苾芬。村中有室家者，反愧之。翁信為天佑，不之詢。每欲以此矜人，子恒止之，乃不言。女又囑子，私為市綿，暇則紡績為禦寒計。衣之污者浣之，敝者新之，未及飛霜，絮衣咸備。進之翁，給以天佑，弗問也。惟鄰比稍稍疑之，而父子醇謹，亦不敢妄為臆度。期年，女誕一男，置諸空室。子奔告翁曰：「有一襁褓物，不識所從來，今在予室中矣。」翁亟歸視，門戶悉扃，呱呱者果在榻上。驗之，貌類其子，乃笑曰：「此天慮我無嗣，而錫汝以寧馨也。」即覓有乳者字之，坦然無疑。然自此鄰比之惑益起，默相伺察。祝子所居之室，晝則有機杼聲，夜則有刀尺聲，食則有烹飪聲，寢則有歡笑聲，將不詰其父，而詰其子。眾猶未發，女已知之，謂子曰：「妾與君子緣盡於此矣！」子驚詰其故，泣言曰：「妾以生前不淑，為天所怒，雖投繯未足以蔽辜。上帝以阿翁淳樸，事皆聽之彼蒼，而君又命中無偶，故假手於妾，以延此一脈。妾亦得藉以懺罪。今既以續有人，是妾之事畢，即君埋骨之德亦報矣。行將往生他處，何必戀戀枕席，駭人耳目哉？」言訖欲行，挽留之，終不肯止。且囑曰：「翁享兒婦之奉，只宜有此一年。速備後事，恐卒然不可為諱。」乃去不復來。及鄰比詰查，祝子徑以情告，眾殊未信，跡之實然。惟翁反以為妄，愀然謂眾曰：「鬼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耶？」人咸笑之。明年，翁果卒。子服闋欲婚，忽病痿，遂以疾廢。只女所生者承其祀，而椒聊蕃衍，不數傳竟成巨族矣！

外史氏曰：女子來蓋為翁，非為子也。觀其敬修婦職，翁乃又得享人子之奉。不然拮据一生，有子無婦，猶之乎乏嗣矣，曾能含笑於泉下哉？事皆諉之上天，已得多少便宜處，而天仍報之以此善。善從長天乎？又何異於聖耶？

隨園老人曰：一片空花，仍踏實地。南華有誕，而無其真。是誠經營慘淡而成者。

暢生

暢生名正，字無畏，秦之三原人。初為黃冠，後乃棄而歸儒。能文章，獨參理解，嘗謂：「老氏五千言人猶索悟，豈尼山之道，反不若西度函關者耶？」以故所為制藝，頗能發揮聖賢義蘊，而詞藻則有未逮。其人事母孝，家僅溫飽，每食必具甘旨，承顏順志，奉養有方。年三旬，母卒，哀毀過度，竟成骨立。未幾，亦死。乃生實不知為死，魂輕若絮，飄飄然御風以行。卒見白光互天地，盤旋無定，生逐之，瞬息數百里。光忽頓斂，即得一山，其高幾千萬仞，嵯峨怪狀，無路可登。且陰霾籠罩，黯無天日。生自念：「我何以至此？將毋世之所謂陰山者歟？」因悟其死，不禁大慟。忽憶母在冥途，藉此定省，計亦良得，遂轉悲為喜。因循麓而前，覓路登躋。方將攀援而上，遙聞金石絲竹之音，若拊雲璈，若鼓錦瑟。聆之，聲在半天。俄有羽葆一簇，來自絕頂，五色陸離，儼如阿閭之鳳覽德輝而下，倏忽已達平地。及近視之，則幼童數十人，年皆六七齡，絕無衣褲，惟著錦肚兜，下係竹馬。其肌肥白如玉，各執樂具，持幡幢，跳舞而至。生方錯愕，即已來前，以四輪蒲車延生上坐。生勉從之，而笙樂大作，諸童夾持上昇，早已飛越險阻矣。無何，即至一處，瑤宮璇室，雲霞蔚然。其門高大而軒敞，金漚浮戶，玉獸當階，榜曰：「九天衡文之署。」生將下車，童子止之，竟蜂擁以入。歷門數重，甫達廳事，早有紫衣貴官約十餘，趨前迎迓，扶策而下。一官捧黃絹，狀若誥勃，南面立讀。生始俯伏聽宣，則非天帝玉旨，實西王母之詔也。文約數百言，不克記憶。其意則以瑤池諸侍者各晉仙階，法宜更換，茲於人仙鬼狐中，遴選數百人，以供職役。而從前女侍，率皆文浮於行，致以風流香豔為世譏評。今故力挽其流，不用玉樓諸修文典司考務。以生學正行優，特加徵聘，並勉其留意彩拔云云。生乃稽首而謝。諸官進冠服，貂蟬多繡，赤烏朱衣，儼有欽命氣象。旋列綺筵，天廚供饌，諸人皆側立，惟捧敕者主席相陪。詢其官閥，則清華上仙鄭康成。酒數行，旋即撤去。生覺微醺，而氣骨堅凝，精神爽朗，與在生時無異，心竊喜。須臾眾官稟曰：「天府不可久羈，且君陽錄未終，仍宜旋返。閨中已鎖院矣，請即命題。」生以故事詔鄭，鄭以詩對。生曰：「近體律絕，多近浮薄。」乃擬「題曹娥祠」「過露筋廟」，令作五七言古各一首。題下數刻，諸卷皆集。生一一披閱，共取十人。鄭少之，又益以十五人。其餘皆落第。及唱名，其一為吳靜婉，本中州士人女，守貞而歿，今年只二十，呂純陽憫之，薦以為西王母侍兒者也。其「過露筋廟」詩，有「肌膚可糜心不靡，海枯石爛天為泣」之句，生取以冠軍。外此則王曇影、宋修華，皆人仙之翹楚者。天狐有二，亦俱積行數千年，不墮色界，鄭因為生慶得人。榜甫發，鄭即齎卷赴西池。旋有麟玉女官，馳馬偕來，宣王母口敕曰：「師生分定，見固無妨，諸媛先謁門牆，然後赴闕。」生辭謝不獲。已而，香風拂拂，彩袂翩翩，靜婉率眾美俱入。天樂鏘鳴，羅拜堂下。生視之，玉筍一班，遠勝狄門桃李，肅然即退。女官又傳王母命，酬生以文星一枚，書香成束，且告之曰：「此係無形清貴，非比人間玉帛可以承筐是將者，君得享此，子孫翰墨綿綿與世不絕矣。」生再拜祇受，鄭亦稱賀。試事畢竣，仍命竹馬兒童送生回陽。生念母，亟叩之，女官答曰：「尊堂在世無大過，且有善行，昨已往生富貴家，無相憶也。」生乃掩淚更衣，登御出署，都不由舊徑，俄頃已達里門。生悅諸兒秀美，時尚無子，思以得之為嗣。乃以手挽扶輪兒，堅不肯放。兒大啼，生亦霍然，恍如夢寤。蓋死已一朝夕矣，家人因時日不吉，未遑就殮，見生起作，大駭而奔。生力止之，語以故，眾始欣然。生三日而杖，五日而趨，不旬日而全愈，且能知隔堵事，兼升丈餘之屋，皆前所弗能者，人始信其遇仙。但生以儒道自間，不甚矜異。忽一夕，乘月小步，聞空中嬌音語曰：「夫子別來安否？」生知為鐵網明珠，仰詢之，條然下

止，則雲耕二乘，各坐仙媛。一即吳靜婉，其不甚稔者，自通姓氏，則宋修華也。舉棄輿，亭亭而拜。生大喜，延之庭上，命坐與談。靜婉致諸姬意，以金丹雪藕數十品拜獻其師。生不受，曰：「陸氏之莊，誠不宜荒。但此非塵世物，有而匿之，是自私也，出以示人，惑眾滋盛，決非吾儒所宜為，無敢祗領。無已，日前公宴所飲仙漿，並裂卷佳紙，覓得見賜，叨惠良多。」修華笑曰：「師言誠細事，行將奉上。」語未絕，即有青鳥一雙，翔集砌下，一負朋酒，一束錦囊。啟視之，其酒紺碧色，溶溶如春水。細玩其箋，淡紅若新花，膩不著指。因詢二妹以所制，靜婉對曰：「酒即瑤池玉液，不須醞釀而成。紙則十丈蓮花搗而制之者也。」兩人又請見生妻，生初不許，再四固請，乃呼之出見。俱以師弟禮拜謁，靜婉以金步搖，修華以玉條脫，敬以執贄。生亦令妻卻之，咸嘖嘖歎服其清德。晤語良久，始辭歸，仍駕其車，冉冉升空而去。初生妻瞥見二美，宮妝如畫圖，駭懼不知所出。及知是藥籠中物，乃始謂生曰：「君有此高弟，無難立致仙班。即不屑亦可望作富家翁，何為盡辭所餽？得勿近於盃盃？」生笑曰：「予愧刑於此，固非卿輩所知。」因並戒以勿泄。自是二女不再來，然生家凡有所需，生妻一動念，翌日即於妝次得之。金帛珠繡如數而予，資用因以小阜。蓋二女知師之介，不欲顯致之也。閱兩年，生舉一子，宛肖所挽之兒，諸姬咸來稱賀，無弗至者。皆以文翰為儀，生始笑納。而金錢洗兒，幾以萬計，則固不及知也。兒長，絕慧，十齡即通五經。人以知文星輝映，書香綿延，固方興未艾乎！

外史氏曰：人世主司端藉天上，不謂天上藻鑿有時亦取諸人間也。蓋其孝足動天，學足型世，原與玉清諸仙無異。因而修文院濟濟多士，反覺頭腦冬烘矣。惟是材衡玉尺，既崇實而黜華；忽焉花鎖棘闈，不揀金而拾翠。朱衣有眼，董雙成寧落孫山；彤管無靈，李易安終居康了。載賡柏舟之句，婺耀龍頭；群染柳汁之衣，仙接風翅。宜乎，傳來衣鉢，不在蕊珠宮中，一經晶題，感倍芙蓉鏡下已。至於理學文藝，久矣殊途，其能以風雲月露之篇，竟闡道德仁義之蘊者，正寥寥不堪數計也。

鏡中姬

俞遜字仰之，淮上人也，贅於瓜步巨家。妻沈氏，美姿容，喜涂澤，頗有獨擅一代之想。自贅俞，琴瑟綦調，從無脫輻事，姻婭中家室失宜者，多稱羨之。岳家故甚富，舊藏一古鏡，雲是唐宋時物，不輕以示人。俞欲見焉，索之妻，數數不能得，心恒歉然。一夜，有盜入岳家，所竊無多，而此鏡並失。家人以為異，竊意偷兒為知其寶者。浹旬，俞行市上，見貨鏡老翁，持一鑿，體制絕古，不似近今所鑄。詢其值，只二盃，遂易之以歸。攜入室中，妻適對鏡整妝，乃戲以投之曰：「若家一廢銅，視為希世珍，不令人少照容鬢。今鬻於市，價止百錢，絕無有過而問者。予且袖之來矣。」蓋俞故未睹此鏡，因給之云云。乃沈一見，即驚曰：「是吾鏡也！君果何由得之？」俞亦愕然，始以實告。沈持鏡自照，忽大駭，叱曰：「若何人？」鏡亦朗然曰：「若何人？」徐曰：「予為郎君姬，宜參正室。不然，醋娘子詎能容？」言訖，沈忽擲鏡自僕曰：「嚇殺予！」鏡亦曰：「撲殺予矣！」俞大驚，取視之，鏡中立一美人，修眉廣頤，豔麗獨絕。以視妻，不啻徑庭之別。因詰其由，鏡曰：「予五代時朱全忠之寵姬也。全忠為後唐所滅，予遂歿於亂軍。後遇仙師，以予血鑄鏡，魂乃附焉，今又數百年矣。聞郎君古雅，願備妾媵之數。」俞曰：「母乃為禍乎？」鏡曰：「不敢為禍，只以供君把玩，且不與人爭枕席歡，勿須多慮。」俞乃喜，叩其所能，曰：「少習歌。」於是立鏡於榻側，夫婦並坐聽之，其聲嬌細而款款可動梁塵，且其曲亦工雅不群，遂相對樂甚。已而鏡中之影自解其衣，體潔白如玉，先裸而後舞，折腰曲腕，獻眉呈身。睹此旖旎之態，夫婦皆情不能禁，竟下帷歡好，置此鏡於不顧矣。自此習以為常，不數日而俞病勢且危。迨岳知之，亟索此鏡，叱女曰：「曩者不與兒輩見，正為此中有妖異，禍人者屢矣。予以祖遺，不忍碎之，豈堪朝夕摩弄耶？」因置之鐵櫃中，加緘封焉。延醫視俞，半歲始痊。後岳卒，竟失鏡之所在。

外史氏曰：此鏡可與畫屏美人並傳，殆妖物也。然助他人之歡，不逞己之欲，竟以此見譏，繫獨何哉？且安知非陰附閨軀，故夫婿不禁其蕩耶？若無鏡在，奚為燕婉之好？未至十日而失形？博物者必深知之。

程黑二

國初遼東有無賴子，其名曰程黑二。勇力絕倫，矯捷善躍，嘗升百尺竿上，疾若猿猴。然藉此而為盜，罕有能御之者。裡中素封，不堪其擾，因嚴為之備。黑二聞而自計曰：「予藉此為業，聚輒散去，所存無幾。且年近三旬，妻子俱無，此生半為虛擲。今又見防於人，何能鬱鬱復居此？」於是罄其所有，分依於所識窮乏，一竿一囊，蕭然遠引。瀕行，向諸富家辭曰：「向之竊者，皆我也。今將他往，不再擾君清睡矣，幸毋以予為念。」遂發。人既異之，且喜其遠去，可以高枕無虞，咸置酒相慶。黑二倉卒出門，罔知所適。竊思京師富庶，且廣大，可以藏身，遂由東而西。道途資斧，皆取給於竿，無少乏。一日，行及山谷，野曠無人，日已暝，無所棲止。黑二素習宵行，亦漠不為意。跋履夜半，忽見谷中有高第，頗宏壯，有似巨家。因自語曰：「沿途類丐，殊亦不堪，胡不借潤道旁，以壯行色？」乃揭竿疾趨，至則鳥革翬飛，屋以百計，較之故鄉之富者，猶過之。益大喜，倚竿於垣，攀援而上。窺之，燈火半明，猶有未寢者，此則其宅後也。黑二見無行人，方越逾，又因路不能稔，伏暗中靜伺。良久，卒聞有人低語曰：「參橫斗轉，銀漢將斜，夜深矣，那人多弗來？」又二人曰：「果爾，則蘭姑真僥倖，但恐不免耳。」語畢而笑。及近覘之，則二小鬟出自夾弄，吃吃而去。黑二知有側門，跡之果得其處。因潛啟雙扉，入則花氣襲鼻，竹聲聒耳，恍惚似有佳境。中屋三楹，繡簾半揭，燭光直射於階除。心怯無敢前，仍伏於牆角。須臾，有人如好女，出自房中，倚欄而歎曰：「可人期不至，專結惡姻緣。」已而低曰：「今夕倘再來，予弗能生矣。」言訖以袂掩面，狀若淒楚不勝者。黑二莫解其指，亦不甚關心。俄有物疾如飛鳥，自簷而下，及地頓化為人。狀貌雄偉，怪音如盃，笑而謂女曰：「勿勿望夫石，予已實然來思矣。」遽擁之入室，女似畏縮不前。其人徑推背以入，戶遂闔。黑二知為妖，將窮其異，悄悄窗下，聆之，聞其人笑曰：「汝勿怖，今宵固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。」又聞女曰：「韋門湫隘，究不足以容車，可奈何？」其人又曰：「姑嘗試之，汝固強而後可者。」未幾，聞女作呻楚聲曰：「妾已不堪，願留其半。」其人悲曰：「前夕已令人不滿，今仍作態耶？」女似哀懇再四。無何，嬌啼惻惻，慘不可聞。黑二義激於中，頓忘己身實盜，大呼曰：「何物忤奴，苦人閨媛，當以老拳斃之。」語未及終，旋聞室中驚詫曰：「其聲甚勇，予不敢當，盍去諸。」黑二方排闥，物已拔關欲奔，擊之中目，戛然長鳴。視之，修耳偉軀，宛然一衛，早超屋而逝。黑二踴躍從之，條不見。仍復緣椽而下，則女已整衣迎候矣。直前謝曰：「弱質葳蕤，突遭強暴，非君則命盡於今夕，將何以酬？」黑二始悟己為樑上人，即亦無懼色，竟從女入閨。燈下視之，花貌幽妍，丰姿妖冶，實為目所未睹。而餘淚盈眶，啼痕界粉，固甚可憐人也。因詰其見辱之由，俯而不答。徐曰：「此誠夙孽，愧不可言。」黑二笑曰：「阻子歡會，得毋怨我魯莽？雖然免子於厄，予亦不能不望報。」女嗚然曰：「殘柳良不足攀，然果不見鄙棄，亦願藉此以酬高厚。」黑二又笑曰：「予固不較此，但恐吾子曾經滄海難為水耳。」於是挽以歡好。女始告黑二曰：「君勿見疑，家皆狐也。妾小字勝蘭，隨父母居此谷中，將近百年。茲有長鳴侯者，驢也，見妾美，強委禽焉。父母懼其威，勉從之。甫一夕，妾已狼狽矣。今蒙君救，恩戴二天，尚不見憎異類，願侍終身。」黑二故饒膽力，且喜得美婦，殊無所懼。惟詰曰：「狐獨畏灑橋所跨者耶？」答曰：「不然，此聶隱娘之黑衛，非邯鄲道上者比也。其主為劍仙，能百步取人首級，我輩尤畏之，故不敢與之抗。」黑二駭曰：「若然，則我亦甚危。」女曰：「無慮也。君前生即空空兒，與聶師同列劍仙，斷不加害。不然，怪亦絕有力，使非有所震驚，何至聞聲遁哉？」枕畔喁喁，條已達旦，女先起往白其父母。有頃，男婦羅拜盈屋，遂為黑二易新衣，張樂治筵，歡然合巹。女知黑二為穿窬，勸使改業，入武食餉。常乘一騎回岳家，獨往獨來，人莫能測。逾年，女生一子，長面如驢，黑二欲刃之，女不忍，力勸乃止。黑二后以軍功擢把總，以酒罷官，遂返谷中不出。

外史氏曰：狐性之淫，非此獸中之繆毒，不足以破之。惜乎，黔驢無技，又為黑二所奪。向使長鳴侯得志，彼天下之被狐蠱者，亦當舉酒稱賀，如黑二去鄉時矣。奈何一喝披靡，令勝蘭得婿快意耶！

拾翠

上元湯汝亨，今時之柳七也。工於詞，亦善詩賦，獨至於文，則猝不能辦。當風簷寸晷中，猶時構小令，洎乎納卷，滿紙溢蘆，絕無一語可取。以故年屆三旬，青矜猶未上體，日逐逐於童子試恬，不為憂，同人咸惜之。然其詞名噪乎左右，雖婦人小子，莫不挹其餘芬，似亦人生得意事。丙寅歲，小試又北，兼亡其雌，獨居無聊，乃赴丹徒某公召。流連多日，遂入籍，而仍前不售，

士林益姍笑之。落拓之後，其詞愈工，曾有剪刀臨江仙曰：「買自並州光似雪，慙慙玉手擎將。縷縷絲絲吐吞忙，燈前輕放處，尺寸費思量。慢道春風如汝快，秋來伴盡宵長。銀盃影裡燕低翔，裁成猶有待，古塞莫飛霜。」由是丹徒之士女，又復膾炙於口，傳誦不休。一日郊游，過邑紳孫姓，負郭巨家也。以某公故，頗盡地主儀，盤桓至暮而後去。孫有笄女，貌絕美，尤嗜詞。偶得湯集，諷詠弗衰，時置一帙於繡筐。凡有所吟，悉和湯韻，雖切依劉之念，而未稔為何許人。女有貼身婢拾翠，其名貌亦與女相伯仲。是日窺客得識湯，見其丰神秀逸，雖中歲而美擬羊車，因陰以語女。女遂思慕不置，竟以此致疾。女父母探知其意，俱嘆曰：「湯生老大無成，將以曲子名家者，何足以當雀屏之選？」亟為之議婚於豪家，而給諸婢，使報女曰：「郎即卷中人也。」翠識女心，果以湯告，女病尋瘳。既而知其非是，翠乃自咎曰：「予誤阿姑事，阿姑其謂我何！予必遂其志而後無憾。」翠有外家居城中，其舅為邑諸生，因翠父鬻女作婢，斥絕之，音問不通。然翠猶能識其處，遂竊女詞一卷，中夜潛出奔外家。月昏路暗，跋扈而前，寸趾為之盡裂。至邑，門猶未辟，匿跡叢莽間，宵露沾濡，弗恤也。門啟而入，物色至舅家。適姥倚閭待菜傭，翠乃哭拜於地，偽言：「主人狂蕩狀，將以予為小妻。不從則撻楚，予恐貽外家羞，故急而投姥。」言已涕泗交下，悲不自勝。姥故憐翠，撫慰之，煦煦焉亦流涕不止。攜之入，謂曰：「若父直畜產耳！累吾家一塊肉狼狽至此，夫復何言！」有頃，舅亦自外來。翠起拜謁，舅詰之，得其故，乃奮然曰：「汝值只十五盃耳，予雖單寒，貨田二畝，可以之畢事。奚忍以姊之遺體，為人畫屏姬？」翠復泣，謝舅。乃與姥謀，暫貸於人，如其數。浼孫之近族，往贖券契，且明告曰：「紳與衿等耳，辱吾甥猶辱吾也。如不與，勢必涉訟乃已。」某諾而往。時孫氏失翠，聞其舅在宮牆，深以為慮。及某至言之，始知翠在外家，乃大喜，慨然與之，無吝詞。然在孫女，已如失左右手矣。翠居姥室，易侍兒妝，為貧家處子。姥與舅為擇所適，翠私謂姥曰：「兒命薄，不足以當金夫。聞有湯某者，本上元人，貧而鰥，年僅而立，或可婚。」姥以翠言語舅，舅亦薄湯，而姑難其詞。翠乃以一卷授舅曰：「持此謁湯，事必有濟。」舅未及覽，置齋中而他往。甫出，遭湯於途，二人故熟識，因拉之歸。而翠適在書室，見客至，如嬌鳥驚弓，翩然而逝，亦未暇審其為湯也。舅揖湯就坐，入而呼茶。湯見案頭集，取而翻閱，開卷則行香子一闕，恍若為己作者。詞曰：「窗外風清，窗裡煙清，一爐香，暫且消停。閒憑玉案，懶閱金經，看蘇家髻，辛家幼，柳家卿。掩卷思生，展卷春生，個中人，忒煞關情。吳頭楚尾，徒仰芳名。待坐君床，捧君硯，與君賡。」湯吟哦良久，手不停披。見集中譽己者什之三，和己者又什之伍，其他蓋寥寥焉。乃拍案狂呼曰：「女鍾期願在此耶？」因而目不瞬，腕不輟，口無停聲。茗既至而客誦如故，舅遂戲撲其肩曰：「得意哉！吾兄也。」湯始驚顧而起，謂舅曰：「僕生三十年，文字之知，固無一二，而巴人下裡，和者為多，然未有相愛若此者。願得作者香名，庶他日可報知己。」舅取一覽，即擲去曰：「此閨中斷編耳，兄何辱問？」湯不平其言，忿然曰：「勿論其情，即此詞與僕齊驅，當亦香奩之少游矣。兄何大言欺人！」舅見湯意垂涎，乃坐而告之曰：「小甥女初學拈毫，妄有所作，弟已屢誦之。兄為大巫，胡揄揚至此？」湯聞，驚喜曰：「吾兄宅相得人，惜乎女也。若得門楣如我輩，不依然魏家之舒哉。」語蓋亟於自薦，舅默然。徐曰：「即令雄飛，亦不過與君相埒。且小女子年才二八，對客猶憨跳，未可以任人并白。」語蓋諷湯，而陽拒之。言已，問以他說，不再齒及。湯知所見即其人，心益搖動，不克自主，遂托故辭去。翌日，徑洩所契向舅求鸞膠。舅本不欲，而慮拂翠意，惟謝曰：「甥女出身寒賤，恐異時有棄捐之差，弗敢諾。」湯又倩某公言之，婚乃諧。閱兩月，湯即納采親迎。既卜吉矣，翠忽謂姥曰：「舊主人固可不使知，但阿姑素厚我，聞渠亦將於歸，盍往視之？」姥以語舅，舅不許，姥爭之力，始與姥偕往。時女以聘非所願，抑鬱弗舒，疾復作，輾轉床褥間，蓋恒有淚痕焉。豪家亦既下聘，擇日竟與湯暗同。翠至，聞其期，心甚喜。入謁主媪，以舅故甚蒙優禮。及入閨闈，女見翠低鬟黛嬌嗔者久之，甫曰：「若舍我而去，何復來耶？」翠謝過。女遜姥坐，因詰翠：「近日何作？」姥代答曰：「近將事人，針黹亦大忙。」女問：「婿家阿誰？」姥笑曰：「曲子湯相公，何堪垂問耶？」女艷然，粉容頓異，向壁臥，不復言。又許時，姥將攜翠歸，翠曰：「兒與阿姑尚未通片言，宜少留。俟吉期，姥來相迎，不已得綢繆旬日乎？」姥許之，竟先返。翠至晚夕，請女屏人，相與語。翠曰：「姑亦知翠之來意否？」女愀然，翠乃歎曰：「翠因阿姑，此心碎矣。向側聞阿姑言李易安朱淑真事，每為之泫然。竊意姑非沒字碑，可以隨俗俯仰者。因見姑慕湯，某亟為懲患其成，不意主人竟許豪家。豪故胸無滴墨者也，姑與為偶，保不為二古人之續乎？今來敬獻良策，願姑一言而決。」女聞翠言，意甚奮動，亟詢之。翠曰：「湯之落魄與年齒之長，姑所知也。翠今與之締姻，實維阿姑故。姑若思踐前言，以圖兩美之合，翠願以此姻讓姑。倘辭長就少，辭富就豐，翠請明日返，自往事之。惟姑裁處，翠無贅言。」女至此，頓解翠意，不勝感激。無復躊躇，毅然曰：「若以好事讓予，適如我願。雖然，其如豪家何？」翠不答，女亦會意，知其以彼易此也。但為己所樂，坦然不疑，惟詰曰：「相易固大佳，然計安出？」翠耳語數四，女乃喜動顏色。由是日處閨中，彼仿此之態度，此摹彼之聲音，不數日合同而化，習見者亦猝不能辨，人固莫測其意。女疾既愈，閨室歡然。決旬，姥來迎翠，女給之曰：「翠侍我有年，近將嫁，衣飾不可後於人。我已代制，尚未竣工。統俟佳期，媪薄暮來，則人與物皆可將去。」姥素近小利，喜而諾，竟復歸。舅雖怪之，究無如姥何。至日，女與翠故晏起。食餘，盡逐婢媪，坐一小閣中相對整妝，務極華麗。均以垂珠遮嬌面，衣無異彩，履少殊紅，非迫視罕能識別。日過哺，始辟其戶，而姥早踴躍而來。入閨即語曰：「老盍無知，為若舅嘔死矣！盍亟行。」翠命女立而已坐，且尚女聲謂姥曰：「癡老姥亦大匆忙，誰誤若家小娘子事耶？」因顧女曰：「翠可從姥去，他日相思，不妨往視予。」乃指一巨箱示姥曰：「以此贈若甥，慎勿憎其薄。」姥稱謝，翠命婢舁之，同姥出。女亦尾之行，絕不回顧，亦不再入辭主媪。姥故以肩輿來，乘之，遂往，人皆訝其怒然。翠既遣女，仍闔戶兀坐，不見一人。未幾而城市夕嚴，邑門早閉。豪家亦居城外，距孫只一水地，故亦及昏始行禮。吉時將屆，女父母雙來款戶。翠料魚鱸已下，往者莫追，始欣然啟門。女父母把袂話別，頓覺有異，乃駭然。蓋前此經理奩具，舉家若狂，婢媪匆匆亦未暇留意。且女性執拗，父母恒聽其自然，故閉戶獨居，人無敢擾。及夫燈前覲面，結帨施衿，則價鼎無能盡掩，而春光泄矣。女父大悲，厲聲責問。翠從容而言，情詞慷慨。且云自知有罪，待死於茲，請即畢命主前，以報姑之大德。語竟，出袖中短刃，即欲自刎。女父母皆懼，亟止之曰：「若勿爾爾，待予熟籌。」正言間而豪家人已至，簫鼓喧闐，門庭若市，孫因與妻謀，竟以翠代女嫁，以結此局，是無女而有女也。乃慰翠曰：「賤妮子舍甘就苦，予不復齒耶，以若為吾女，往適其家，慎毋忘我老夫婦，則幸矣。」言之凄然，翠亦垂淚而謝。孫嚴飭婢媪，並所親亦不與聞。翠竟拜別女父母，頂巾登輿。豪子御輪黃雁，迎娶以歸，卒無人知其偽婚。翠貌既妹麗，性又幽嫻，夫婿姑媪罔不親愛。孫亦隱忍無言，待之如己出。女至翠家，彩輿早迎門而俟，舅不及辨，促使登車。既至婿門，牽紅巾入，湯故一面之識，莫判其孰珠孰玉。至夜定情，各有新詞，益恨相得之晚。晨起對操不律，唱和弗輟，女益自慶得所天，亦不以父母為念。三朝，舅來視甥，女羞縮不出，湯強之。及至晤面，若不相識，舅駭曰：「此非吾家阿翠，而誰也？」湯亦驚。女遂陳翠意，二人皆歎異。舅歸，使訪諸孫家，知翠亦嫁去，乃皆秘其事，無敢宣。然翠慮湯貧，女或不安於室，托以舊婢，使人餽以金帛，且覘之。婢媪還報曰：「湯娘子與官人，如一對小書生，共案盜語，了無倦色。案頭積楮盈指，互以彩毫揮之。揮已復哦，相對大笑，貧固非其所慮也。」翠知女意，心始安。明年，湯攜女歸里，遭際制台高公，為構昇平樂府十種，以備大駕南巡。公酬以千金，且言於學使者，薦之入泮。女家既裕，而翠家中衰。子以淫賭蕩其產，患癆瘵而死。翠無所出，復歸於孫。孫夫妻念女綦切，乃以翠為介紹，始與女晤。女因言於湯，娶翠立於副室，以酬其作合之美。女生子數人，翠生子一人。湯先卒，女與翠猶在。吾友邵次彭作湯太母合傳，行於世。

外史氏曰：斯事有三奇：湯不以芹桂為念，而獨嗜夫殘月曉風，甘為士林非笑，一奇也；女不以華胥易心，而願適夫華門圭竇，甘為父母棄捐，二奇也；翠以女之心為心，遂以女之才為才，中宵逃竄，大費苦衷，銜玉求沽，備極譎智，始亦不冀其成，卒乃適如所願，寧武子之保衛君何以異此？是三奇也。雖然，以恒情論之，則必謂女為翠賣矣。何也？己處豐盈而使人甘淡泊，玉成人事者，顧如是乎？及觀女與湯相得之樂，又能不爽然自失耶？

小珍珠

杭有蘇李二生，皆納北監，入都應取，以其科名較易也。抵京，則槐黃已迫，遂僦屋於棘闈左側，以為入場地，不再謀居。然

京師之俗，每當計偕之年，其邇於貢院者，不第房值昂貴，非近十縷不得賃，而物價亦甚騰湧。二生試後，計去揭曉猶遠，且且勝其繁費，遂讓徙，以候捷音。浙僧某駐錫都門，其鄉人也，因托以覓寓。僧曰：「東城外負郭三里許，有白石精舍者，清淨地也。二君欲之，吾當先容。」二生欣然，即以之相洩。僧往返只半日，而二生之裝可束矣，相偕以往。至則松花滿徑，竹影半窗，誠屬祇園雅境，因擇東廡一室居之。僧將告歸，耳語曰：「地近荒僻，勿出遊。戒之！戒之！」言訖別去。二生方幸得地，足快登臨，僧言甚拂其意，口雖諾而心實不然。次日食後，隨喜本寺畢，即詢之諸僧，求所以聘目處。皆默然，惟一齒稚者答曰：「距此裡餘地，名留雲觀，頗可游。盍往乎？」他僧皆怒之以目，似怪其云云，二生亦莫解其意。午後，便倩幼僧導往一觀。主僧知之，奔語其徒曰：「汝勿引相公後邊去，性命可憂也。」一生駭然以問，幼僧則笑而不答，仍引之行。轉折茂林中，許時，始至其處。垣墉盡圯，荊棘叢雜。有三楹略似門戶，視之，舊額猶在，蓋即向之所云。幼僧導之入，其中古木半僕，如怒龍夭矯草際。草深二尺許，幾無人徑。撫之前進，及階而瞻仰，正殿五楹，金碧剝蝕，門窗傾欹，虛靜無人。神像率瘳惡可畏，然已面目黧黑，無從識荊。二生流覽一周，啞然失笑曰：「此即師言可游者耶？何不逮所聞耶？」幼僧赧然曰：「佳境不在此，然吾師有言，不敢私引二君入。」二生又笑曰：「入亦未必果佳。第若師不在，何妨使予得窺全豹？」幼僧欲實其言，因從之。由殿後不過數武，即得一門，僧以手啟其扉，豁然別有天地。草妍木茂，亭台掩映，遙聞水聲潺湲，似有池沼。二生喜，舉趾欲前，幼僧遽止之曰：「只此遠觀，已足領略，深入則禍作矣！」二生嗤其妄，方將移步，俄聞亭中有人語，音如怪盆，驚詫曰：「誰家癡郎子私窺人園？意欲作穿窬盜耶？」諦聽之，頗似壯婦。乃大怖，幼僧亟曳之曰：「行行！狐夫人惡作矣，不可留也。」二生皆有懼色，亟反身循其故道，倉皇而返。於路詢之，幼僧答曰：「此某貴人廢園也，為妖所據，封閉不開。然遇狐夫人不在，猶可遊覽。今值之，則弗能矣。」二生驚愕久之。及歸寓，主僧問：「往後園否？」皆隱諱不敢言。至夜，二生就主僧閒敘，漏下二鼓始散。歸行至廡下，月色盈窗，遂不復索火。入室，解衣登榻就寢。主僧突如其來，隔牖詢曰：「二君晝游，倘有所聞，可亟言，勿自誤。」二生仍堅諱曰：「無。」僧乃去。二生枕上乃哂曰：「此髡何膽怯乃爾？世即有妖魅，敢傍我蟾宮客耶？」竟熟寐。一夢初回，蘇先寤，覺懷中溫軟，彷彿有膩人。疑為李生，而素不諧謔。試以手捫之，肌滑不可著指，乃大驚。張目審視，則二旬少婦，既已衾中同夢矣。因撼之醒，致詰焉。婦惟曰：「敬來薦枕，何問耶？」蘇已久曠，莫能致詳，須臾衾枕鳴動，好事已成。雖臥榻有人，弗及知歡好。有頃，昏然沉睡。夢中聞李呼聲，大詫奇事。及醒，則抱中琵琶，早不知其安往，因詢李驚怪之由。李曰：「予夢初覺，枕畔聞鬢雲香氣，似有婦人共臥。視之，果然。予心微動，既而思功名事重，且女亦不解其何自而來，爰正心以卻之。渠乃軟款糾纏，百計求合。予正漠然不顧，忽窗隙間巨目如燈，直射室內，呼曰：『小珍珠不可囿正人，盍歸乎來！』其聲即畫之所聞者。予甚恐，厲聲呼兒，而兩俱不見。」蘇聞李言，太息曰：「予殆將死乎？不能正心如兄，已為此妖所惑，可奈何？」因緬述其事，泣數行下。李姑寬解之，仍復就枕。及明，李起盥濯，呼蘇不應。近視之，眉垂目閉，已溘然長逝矣。李惶悚，急呼主僧。僧至，見蘇暴卒，頓足曰：「不早言，禍果及矣。然存其一，猶幸也。」李請其故。僧曰：「二君所游廢園中，有妖曰狐夫人。實非狐也，以其能役狐，故以是稱之。狐有小珍珠，小珊瑚等名，恒能魅人，遇之從無生者。聞其攝人精血，供養狐夫人，夫人因為之物色。若遇少年登眺，不遭狐夫人，則可以生，偶爾相遭，弗可活也。」李遂悉陳客夕事。僧曰：「君心正，當有後福。然早與予言，置經一卷於室中，則蘇君亦可以無死。」因共相慨息。李市櫛殮友，即日徙居南城。是歲竟以俊秀領鄉薦。明年攜蘇柩歸浙鄉，人多歎惋不置雲。

外史氏曰：邪不乾正，古語信然。況儒者緊要關頭，尤在於正心一語。心既正，則三藏靈經且可不用，何妖之有乎？苟或不然，衾中之溫軟，既已氣絕於鴻溝，枕畔之香雲，難免魂消於鳥道。泉路有良朋，桂榜失吉士矣。一死一生，讀書養氣之功，其淺深於此可見。

屍變

涿郡有陰陽家，善妖術。凡裡中素封有死者，必重幣邀致之，肆筵相款，乃可晏安。否則，禍作矣。某村一富翁，有二子皆入武庠。翁以老病卒，戚族皆言某有異術，務得其來，乃可殮。蓋藉以免禍，非僅為送死也。二子亦聞其人，心怵之，果以幣往。某適構一宅，不欲出諸已，稔知翁家巨富，將令代為落成。見其幣，以為薄，揮去之。翁子又加幣親往，某猶少之，且哂曰：「若非市井傭可以淺淺了事者，必欲予往，非百金不可。」翁子素負氣，遂反唇曰：「若勿太作意，死生亦有命在，若能魔我全家歿耶？」乃悻悻而返。戚族咸以為憂。且覓術者，通邑無一人敢應其召，而事不可復挽。聞某與某契，因洩之一行，願如其數。某聞而笑曰：「渠恃富家郎，尚氣過歸，今復求我耶？予觀翁死之時日，今夕子亥之交，當有屍變，故索渠重酬，為渠鎮伏。既區區者而不予畀，欲我往，非三百金我亦不屑。」言已，遂揖某出，曰：「傳語諸郎君，性命非若草菅也。」某歸述其言，眾益憂。屍在床榻，且將腐，有觀不得殮，子心淒楚。不得已而仍議加幣，倩某再往。忽眾中一人忿然曰：「如此貪饕，情實不甘。予薦一人，或可以蔽事。」眾詢之，則其人亦業堪輿術甚奇，但為某所掩，技不得售，今居左近，可邀而至。翁子實莫能降心，首從其指，遣人往。不須臾而來，狀甚藍縷，眾僕偃蹇不為禮，竊以為誤乃公事，必若人。薦者與之言，其人入視亡者，輪指良久，毅然曰：「今辰甚吉，故百無禁忌。」眾乃紛述某言，其人笑曰：「是兒固作孽久矣！今若此，是死期亦迫也。某遇異人，得一術，今夜請嘗試之。」翁子大喜，許以聘彼者酬此。其人曰：「此事予亦不較，惟冀諸郎君安逸，庶見予非誇大者。」乃索烏碗三，素毫一，丹砂錢許。時已初鼓，其人就燭下書符，碗內蜿蜒如蛇形。囑曰：「各宜閉戶寢，勿驚禍至。予自當之，不相累。」於是裸其上衣，披髮跣足，且藏所餘丹砂於禪際，孫升而上至屋樑。命人以碗與之，亟麾之曰：「去去！但聞予號，則渠生而我死矣。」眾始駭然，悉屏其跡。其人偃息悅側，更籌候已兩易，竊自念曰：「殆來乎？」俄而村柝將三，寂無聲息，亦倦欲寐。窺見燈影幢幢，風聲淅淅，駭曰：「至矣！」因凝神起坐。未幾，紙衾析析自鳴，屍骸蠕蠕自動，甫轉瞬而臥者已起。其人急以碗擲之，盪然震響，應聲而僕，心少安。無何，屍又復作。未取碗條離床，又急擲之，又仆地。竊恐其變，注目直視無敢移。忽然崛起，長嘯有聲，若知樑上人，怒目相屬，勢將攫拿。其人自揣餘此一碗，弗效予亦莫能生已。急取擲之，屍遂顛。冥然許久，竊自以為無患。方轉側欲下，屍又蹶然，較前益暴。至是，其人之技窮矣。震懼間，屍已能步，直逼屋樑，距踴而前。其聲嗚嗚若悲泣，遠邇皆聞，其人亦股慄欲墜。少頃，屍至梁下，仰首奮身，疾如飛隼，將以手攫其禪。其人大怖，因思非我則伊，勢不俱生，遂摸腰間丹砂，幸尚在，乃悉納於吻，復自齧其舌，和血噴之。屍不能支，頹然而倒，且大呼曰：「予與若無鄰，何竟死我耶？」遂無聲。其人徐徐轉動，而筋骸麻痺，有類不仁。已而雞鳴，眾來入視，屍已不在榻，烏碗瓦碎，散佈如星，因相與咋舌。其人方下取衣著之，且命眾昇屍還故處。語之曰：「亟往覘，某人死矣。」眾如其言往偵之，嗷嗷之聲，果已達於牆外。蓋某至夕不見人至，恨恨曰：「若藐我，我必報之，豈術猶有神於我者乎？」乃抱忿而寢，比及五鼓，其妻聞夫大呼云云，即翁屍之所言也，撫之，氣絕，闔室驚惶。此時已就衣矣。偵者歸述其異，咸詫歎。翁子遂舉金酬其人，屍乃入木。後某之子有所聞，因以其狀首之官，訟某以術殺其父，官竟不之直。某死未逾年，妻淫子賭，家產蕩然。惟某以此聞於人，咸異其術，至今名噪一郡，已富埒素封矣！

外史氏曰：甚矣哉，人之貪也。亡者本無事，而故詐其財。百金亦云厚矣，猶斬之，漸增至三百。吾知即以三百往，彼人之心當未盡饜耳。迨至人極計生，捷足者起，不獨褫其魄而斃之，且如扼其吭而奪之。貪壑未滿，遺產如焚，又不止術之殺身也。

黃灝

太學士黃灝，吳中之巨富也。受知於某邑宰，欲報未由，恒以為歉。宰好內，後房佳麗數人，猶未足以滿其志。黃知之，多方羅致，將假比翼為銜環，而物色尚未有得。一日盛夏，巡行田畝，見一美婦人，被服羅縠行。日中絲絲，見膚瑩白如玉，心竊喜，突然詢曰：「視若之衣，諒非寒素之家，胡為獨行草露之間？豈不畏桑濮之譏耶？」婦聞之，色似不懌。乃以美目睨黃而答曰：「何處輕薄郎，強預人家事？此非汝所宜問也。」言已，徑穿溝澗而去，不復顧。黃慚而退，然竊計得此，以獻我公，當不啻瓊瑤之報。第未稔其何如人，無自而致之，悵悵而已。翌日，又遇之鵲畔，則珠淚盈頰，形色倉皇，不復若昨之暇豫。黃不自禁，又揖

而詢之。婦始肅容曰：「予事非貴人莫能了，睹君狀貌，似與貴人有素者，盍膺厚顏一陳顛末。」黃亟叩其故，婦曰：「予家距此五里，夫早歿，徒有翁在。予父母則居東鄉，憐予少，欲歸而嫁之。昨自母家還，以此意告翁，翁竟悍不許。且使予往告父母曰：『若女能嫁邑尊，或不得已而聽之。其他，必以訟。』予思父母一齊民耳，何能識邑尊？君果有素，幸為一言，無敢忘。」黃大喜，適符所願。乃毅然曰：「邑尊，吾師也。謹當任之，諒渠田舍翁，何能為？但邑尊綦貴，子雖美，恐不能正位，可若何？」婦因破涕為笑曰：「蒲柳之姿，得備金釵之數亦足矣，敢奢望耶？」黃益喜，力任其事，婦乃申約而去。黃即日星馳，入謁邑宰面陳。宰固漁色無厭者，聞亦欣悅，但慮娶部民妻女，有玷官箴，未敢許可。黃為之謀曰：「門生假父師之名，以鎮伏鄉愚；父師亦假門生之名，以成全好事。與其父母言，則門生自娶；與其夫家言，則臨以父師。事縱滅裂，證者有人，無慮也。」宰喜從其計。黃甫歸家，婦即來偵探，示以宰意，無不敬從。明日偕其父母來，授以百金，成券而退。薄暮，婦即自至，攜一小篋，封識甚密。然自始至終，究未與其翁晤。黃亦怙勢，坦然無疑，更為婦制衣飾，約費數百緡，始擇吉送之赴署。宰見其色，果異尋常，深以黃為感。及夕入房，情好綦篤。晨起視之，忽更一人，姿貌亦甚平等。宰大駭，詰之，乃泣訴曰：「妾本黃監生之姬也，昨看新人升輿，被渠猝妾回來。公入室，渠即遁去。公強妾宿，遂承恩寵，欲辭不能，惟有啜泣而已。」宰益驚，躊躇良久，亟命輿送之歸。且詭言曰：「公昨染寒疾，遂虛洞房。今晨始見其異，敬以完趙，弗敢留。」黃見姬大驚，亟往視婦，則曉妝甫畢，對鏡簪花，果宛在室中。黃甚悲，面數之曰：「予以何術攝我愛姬？幾令予不復為人？要還予金，子自去。」婦聞言略不為意，徐答曰：「聊與君戲，何怒也？公輿尚在，予今即請親往。」遂冉冉出門，登輿而去。黃慮其再遲，遍視眷屬，無少缺，因共鑰所居之戶，固自以為無患。詰朝，方兀坐，其叔自外人，呼咻然突以首觸黃，瞋目大呼曰：「汝害我，誓不與汝俱生。」黃茫然不解其故，長跽請教。叔忿定，始言曰：「予年半百，止一女，將以贅婿養此終身。汝以何妖術，送入縣衙，致令狼藉而歸，不堪適人，非害我而何？」黃始驚愕，心知婦所為，而姑先叩其狀。叔曰：「予已就衰，起甚遲。將出門他往，忽見一輿爰止戶外，啟視之，則吾女也。持予泣告，言方對鏡簪花，被汝強致之輿中。瞬息至一處，富麗不似民居。飼以美食，飲以醇酒，夜則有官人來共寢處。予詢其儀表，則邑尊耳。又言官人至旦，見而怪之曰：『咄咄！此又異事。』略詰數言，即令駕輿送之還。非汝害之，又誰咎！」黃乃述婦之妖異，舉家證之，叔始緘口隕涕。黃以溫言勸慰，叔甫去而婦即來。入室笑曰：「黃官人，汝之如君，果無瑕之璧耶？」黃頓悟宰之誑已，忿氣中激，將致命於婦。婦不顧，笑入所居，取其篋以付黃曰：「持此赴縣，委折盡明，予不屑絮言也。」拂衣徑出，早有肩輿候於門，婦即乘之，旋失所在。黃深以為異，訪諸東村，亦並無其父母。明日齎篋往邑中，將共驗之。抵署，吏役喧傳宰病不能視事，黃詰其由，益駭然。蓋宰屢遭詛誤，心覺其妖，遂局新婦之室。宰至晚偶過其傍，忽見婦靚妝曼立，招之曰：「甫承雨露，即棄妾如遺。秋風團扇之詩，獨不能為公作耶？」言次，巧笑承迎。宰不能自主，與之偕入，解衣交歡，枕席之情遠勝疇昔。將曙猶擁之酣寢，陡覺臂痛如割，張目視焉，則一獐毛巨犬，盡目豕口，正在抱中，驚絕亟起，將出戶，戶實反扃。犬逐之，白身繞屋而走，被創無數。幸婢媼聞其號，破扉相救。犬先奪門出，有識之者，則吏典之獵狗也。宰驚定痛生，臥不能起。黃因請人，見視於榻前，言及前事，相對赧然。黃出篋共啟之，中無所有，唯尺素一幅，大書曰：「我本南山狐，偶來塵世內。驀遇齋肩徒，強入參昂隊。賺爾資百金，勞我心三昧。一污畫屏姬，再戲金閨妹。受者尚無傷，令與眠盞配。以色悅長官，應得風流穢。居位思邪行，當遭鞭盧吠。勸君各洗心，良言莫予對。長歌歸去來，不復語汝輩。」宰與黃覽訖，皆汗下濕衣。後宰遷官，黃遂以叔妹嫁宰，以結其未結之局。嗣是，足不履公門，竟以中壽終。狐之棒喝亦靈矣！

外史氏曰：獻笑乞憐，已鄰於妾婦之道，又復借妾婦以博其歡心，黃之不肖甚矣！狐子可兒，即以其妾與妹為贖鼎。苟具人性者，能不愧作死耶？第狐性皆畏狗，此獨能役之，則又狐之仙，而非啖雞之狸可比也。

徐小三

京有斂者，其名曰小三，本徐姓之子，貌韶秀，嫵媚動人。其父在日，不使歌。父卒，無以贍母，乃就師學之。甫一緩頰，則纏頭盈坐，名噪一時。師惜其音，跬步曾不離，深恐為浮浪者誘。以故年十五猶從師宿，非晝不得歸。一日，小三之外氏以病卒，其母力請於師，始聽其往。然猶親與之偕，若懷寶者，亦極其慎重之意。外氏居郭外，距城猶十數里，小三至，已旁午，哭奠者久之。外家久不晤甥，強之信宿，師不許，小三亦不敢留，僅飽晚餐，匆遽而返。及出門，則已夕陽西下矣。其出也本以車，比及歸途，馬忽僨轆，遂不克乘坐。師弟徒步以前，頗蹇緩。天早就暝，懸揣魚鑰已下，其師顰蹙曰：「門闔矣，將安歸？」小三亦云：「無已，思投旅舍。」而去關猶迂，乃疾行。未及裡許，夜已初鼓，時正下弦，無月色，陰晦異常。遙望表道之樹，恍惚如人形，小三大怖，緊依其師肘下，莫敢遠離。正倉皇亂步，俄見火光閃灼，穿林而來。及近視之，則一人執碗燈，青衣矮帽，絕類優人所扮之蒼頭。師弟皆大驚，稔知為鬼，欲避之。其人瞥見小三，若熟識，直前執之曰：「逋逃兒，亦得相遇耶？亟隨我去見都尉，予為汝受創深矣！」言次徑挽之行，疾如風雨。小三懼而啼，其師不及奪，亦不及追，轉瞬間形聲已渺，有懊喪而已。乃其人攜小三行，俄頃至一處，始慰之曰：「若勿怖，此間大好，遠勝汝家。」小三甫敢展視，則朱垣碧瓦，彷彿王侯。小三素游大家，亦不以為意，惟震恐逋逃一言，且慮歸受鞭撻，他無所戚。行及門庭，閤閤高大，官吏蟻聚，燈火星羅，錦衣花帽之人難以僕數。見其人皆聲諾，亦略不顧瞻，徑引小三人。履限數重，至一堂，庭燎輝煌，仰見匾額題曰「儀鳳雙棲」。小三固不解為何所，第見晶簾垂地，畫棟凌雲，文窗玉映，燭燄生輝。有頃，簾中似有人影。俄而樂作，簫管敖曹，堂上履滿。旋有一宮裝婦人簾簾問曰：「歌者來乎？」其人亟對曰：「來矣！」即把小三之袂以付之，已乃趨出。小三隨婦入，簾內庭中設二筵：一南向，一西向。南向坐一人，珠翠重垂，雲衣半露，如廟中所塑之聖姥。西向亦一人，則金貂朱紫，狀若古之勳戚。左右皆美女，凡十數人，或執樂器，或持酒具，俱肅然無聲。婦人命小三俯伏參謁，側坐者詢曰：「聞汝善歌，汝能歌幾何？」小三股慄不能答。正坐者遽命賜酒，少壯膽力，其音嬌細，略可辨曰：「粉侯勿相嚇，此子之心，尚搖搖如懸旌也。」已而果有二鬟，披髮垂髻，年約十三四，一捧樽，一承檯，笑而觴之。其一衣杏紅衫，淡綠裙，貌尤姣好。小三睨之，心微動，威儀之下賜爵，弗敢辭，乃跪而飲之。衣杏紅衫者低語曰：「今係貴王千秋壽，曲弗可少也。」遂趨去，回眸匿笑，意頗相憐，小三益覺傾慕。酒力微酣，膽氣頓壯，舞蹈向上，抗喉一歌，細如鸞鶯，高若鳴鶴，堂上皆撫掌稱妙。曲終三闋，胥壽詞。中坐者益喜，嚶嚶而言曰：「是兒何善解人意？」顧侍者以白金二錠賚之。小三頓首以謝，起請貴人命，因曆數曲名。西向者曰：「汝任汝意，我固未之前聞。」小三性狡獪，乃擇其素所擅場及家筵可謳者，隨意歌之。每一曲，輒稱善。時夜已過半，中座者微有倦容，乃顧側席欠伸曰：「粉侯且自娛樂，予體憊矣！」側坐者曰：「今因貴主誕辰，特以介眉，餘興未盡，何遽起也？」固強之終席，復歌二曲。因對主曰：「是兒若無所羈，必思歸，盍籌所以留之。」主曰：「君將奈何？」答曰：「觀渠聰慧，當非不知情事者。若以一婢為藕絲，則鯉鵬之翅尚可縛，況燕雀乎？惟貴主命之。」主笑曰：「是兒好大福，駙馬為汝執柯矣！」因顧小三曰：「都尉將使人伴汝，汝盍自擇，勿致怨月老不公。」遂命侍者環列，聽其自覓佳偶。眾鬟均喜小三，膺然鵠立。小三謝訖，就眾中諦觀殆遍，獨指一人曰：「竊欲此，未敢以為可也。」眾視之，則衣杏紅衫者。堂上粲然，主與駙馬亦笑曰：「是兒固留意久矣。」乃命於堂側小室設床帳，使定情焉。遂皆起，侍人以絳紗籠燭導引而去，只留杏紅衫者伴小三。小三請其名，赧顏答曰：「我貴主貼身宮婢四喜也。素承恩寵，左右弗離，今以之犒子，賞亦厚矣！」言未已，向者宮裝之婦又偕二婢以衾枕來，笑曰：「雛兒亦竟能成對哉？可喜！可喜！」鋪設欲返，喜使小三拜之曰：「此宮中劉院君，妾之恩母也。」小三拜之如媼禮，劉大喜，含笑而去。小三為喜解衣，喜小語曰：「妾尚幼，固不諳此。」小三笑曰：「予亦試為之，誰諳耶？」相攜就枕，潦草成歡，然已海棠紅褪矣。事已，喜謂小三曰：「君知駙馬為何許人？」小三曰：「餘初至，烏能知之？」喜曰：「妾亦未得其詳，但聞閻姓，明末人，闔家死難，今已百年。上帝憐其忠，命其可蘄北一帶之禍福，此其佳城耳。子何為而至此？」小三乃大驚，涕泣欲號。喜急止之曰：「勿揚聲，屬垣未必無耳也。妾既從君，不敢不以實告。然果以妻視妾，亦不至久留於茲。」小三輟淚目之曰：「汝獨非鬼耶？」喜曰：「然！但從君出，仍可為人。」小三詰其故，答曰：「妾家距此半里許，固儼然人也。因病時疫不能汗，竟暴卒。父母不忍棄，葬於公主墓側。駙馬妾死籍，祿未絕，然亦不

可以生矣，因以藥活我，留為侍婢。妾蓋半生而半死者。」小三深疑其言，喜曰：「凡鬼皆無血，有亦淡然，君試以釵股刺妾，乃可信。」小三猶豫未忍，喜徑拔簪自刺，漣然血出，色且赤甚。因信之，商所以借遁。喜曰：「今尚未可，晚夕當與君計之。」遂披衣先起，囑曰：「是地陰氣盛，慎毋他出。」乃去。小三遵其教，足不窺戶。有頃，聞人語勢甚喧，即有謁者人報曰：「都城隍來祝壽。」內曰：「請回輿，來朝踵謝。」又報曰：「都土地來介禮。」答曰：「弗敢勞，請即返署。」以下都邑、城隍、土神、穀神之類，惟聞傳呼註冊而已，都亦不甚記憶，小三益戰戰弗寧。與之食，無敢下嚥；與之飲，無敢沾吻；默坐垂涕，形如木雞。日將晡，喜從外來，以二桃與之曰：「此人世物，尚可食。」見其餘淚盈眶，面色慘淡，蹙額曰：「若勿作此態，累人敲撲也。」言訖復出。小三啖其桃，味甚甘美，即亦不饑。未幾，天又昏暝，堂中早燃巨燭，劉又來引小三人，更至一堂，較客夕所見尤為輪奐，而軒敞遜之。主與駙馬並坐一席，如伉儷。先令小三與喜駙馬參拜，而後命之歌。駙馬覺小三面容有異，音韻非昨，訝之曰：「婢子得無泄吾事耶？」又笑曰：「予實自誤，外間人固不可留。」乃與主耳語數四，急以手揮之，弗使歌。且呼喜與小三並跪，語之曰：「予以忠節成神，非鬼也。汝曹事我，壽將不止於期頤。今既有異志，亦不汝責，盍偕歸。」小三甚喜，而喜有慚色。主命婢取釵釧數事，並黃金一笏，賜之曰：「將去作人家，勿再習職業，辱吾婢也。」二人俱稽首泣謝。駙馬即令劉引之去，即交向之蒼頭，使送出。夫婦甫至府外，宅第頓渺。小三回顧，則一古墓巍然道左，始信喜言不謬。因與喜謀將奚適，喜曰：「此間不可復居，居必致人駭怪。可往附近州郡，擇地安家，然後迎母。此策庶乎萬全。」小三從之。因暗不能行，坐憩樹下，蓋猶藉庇威靈，恃以無恐也。昧旦，始趨村鎮，以主前賜白金，覓車治任，載喜啟行。東去二日程，至薊州，出黃金置產建屋，頗類素封，始遣僕奉迎其母。初其師因失小三，懼其母訟，不敢歸。小三之母哭泣思兒，又貧病無以自給，日漸狼狽。至是得小三書，始知其存，安然無恙。師始來復，母遂往。年餘，有人自薊入都，詢以徐小三，則抱子矣。

外史氏曰：明末國威盡節者，惟鞏君永固一人而已。是蓋其英靈不泯，特借歌者以傳之，非真學楊越公、裴晉公，作此一番豪華也。獨喜之本末，頗近不經。然而疾疫傳染死者，未必皆無祿之人，如是則塚中之活鬼，又不止一喜已也！可發一噱。

花異

湖南汪仲盡，有花癖，園植名花數百本，皆上選。自春屆秋，爛漫無已，時而濃淡相間，燦若雲錦，主人亦未嘗判以畛畦。一夕與友宿於裏香亭，蓮漏已三，汪鼯然而友尚反側。忽聞哄聲伊邐，且嬌細，絕類閨人，心訝然，披衣起，聽有人語曰：「長夜無聊，願與君之士戲，君姑憑式而觀之。」又一人曰：「不腆敝賦，敢犒從者，幸勿避遜三舍。」言已大哄。友從窗隙窺視，月色甚明，見有卒伍二隊。一樹赤幟，旂旌亦無雜色，望之如火；一建素幢，衣甲皆類霜雪，瞻之如荼。然詳觀之，兩軍皆束綠裳，修眉媚臉，色豔肌香，實閨閣中麗質。軍中各築高台，上居魁帥，披金鑲子細鎧，內襯錦袍，亦分赤白色，尤冠乎一軍，執小號旗指揮而進退之。其徒皆挺白刃，與月爭輝，喧呼酣鬥。園不甚修廣，而儼若古戰場，不覺其隘。友大駭，疑為鬼狐，連詫奇事。外聞有人聲，遂紛如嬌鳥各散，已而寂然。友呼汪與語，汪以為妄，友遂寢。晨起啟戶視之，園中之花，赤白各成一隊，無復燦若雲錦矣，始信友言非罔，相對駭然。友亦不信宿而去。

外史氏曰：此友絕俗，全無雅態。若能屏息作壁上觀，當亦不殊於塚下。惜乎小鹿心頭，遂令花營頓撤。安知兩隊麗人不啻彼為噉豬腸兒，敗人清興。隨園老人曰：花亦能讀，左盲丘明將香豔千古矣！於此覺康成婢子解誦毛詩，真非人間懂事。

鬼書生

故明成化中，商州民有行二者，忘其姓氏。以負販為業，晝出夜歸，獨行無伴侶，豺狼鬼魅，舉不關心。一夕歸倍遲，時正深秋，白楊風起，道旁叢塚彷彿如有嘯聲，實是林中落葉與封家十八姨互相唱和耳。二方徑行不顧，忽聞書韻盜唔，隨風聲而上下，或疾或徐，似斷實聯。訝之曰：「予日夕過此，未見一瓦一椽，此誦聲胡為乎來哉？」因立而傾聽，音響宛在左近。心知非人，乃大叱曰：「天青星皎，何物死魅敢在此作聲，驚我行旅！會須以老拳飽之。」語未已，其讀忽輟。須臾，非煙非霧，出自塚中。因伏於草間窺之，見有人如書生，博帶峨冠，約略可辨。既而聞其言曰：「宵深路僻，不宜猶有行人。適聞吠聲，似怪予咕嗶者，當以火燭之。」其音頗類楚吟，遽呼曰：「徐家可速將一炬來！」旋聞嚶嚶響應，即有火光自墓內出，幢幢然，其色甚青而慘淡，當是鬼燐無疑。無何相近，則一少艾持碗燈屍閃而來，又宛然人世物，絕不類幽壑所吹者，心竊異焉。書生語以故，將肆冥搜，忽聞少艾笑曰：「子欲人，斯人至矣，何反震驚如此？」書生亦笑曰：「卿言良是。草中人固不異冰上人。」於是趣蓬顆，揖二使出，曰：「君既不畏吾輩，何為匍匐於茲？幸勿懷疑，即出相見。」二果坦然無懼，起立拱揖。睨其貌，美如冠玉，年僅終童。少艾執燭旁侍，意頗肅恭，而衣飾之淡豔，容色之殊尤，則固日所未睹。二知非俗鬼，因謝曰：「歸途過晏，忽聆清吟，竊疑揶揄我者，不意乃士林君子讀書以消此長夜。予嚶語唐突，萬勿苛責是幸！」書生又笑曰：「我輩何人，豈能為祟？君似不免多慮。雖然，有事敬求，亦不虛此一遇。」遂揖二同坐於林下，始自白其由來。蓋書生本襄陽人氏，商牧某公，其父執也。書生以小試不利，心竊憤懣，將赴北京援例以冀科名，故迂道過此，思飽豬肝以望雲路。惟因少年行邁，未免裘馬甚都，乃為奸人所覬覦。至此林中，天已昏暮，方將疾趨赴州治，一時伏甲盡起，盡擁而前，書生與二僕遂皆畢命路側，某公固未及知也。賊既瀉囊，大失所望，因慮捕盜者蹤跡，遂潛啟窰穿，納屍壙內，方始瓜分而散。書生言至此，漣然淚下。少艾忽蹙黛曰：「若勿絮絮，使人如割寸心。」書生因指之語二曰：「此子即予之地主，生前亦遭妒婦身死，先葬於茲。予與之邂逅九泉，見其深燭風雅，又復同病堪憐，甚相愛慕。兩美既合，兼之同穴，但乏斧柯，抱愧鶉鴉。今得君，可以赤繩對像矣！」言已，又起長揖。二敬諾，因詢其何以主盟。答曰：「餘有控牒一紙，內言某與某願為姻契，即署君名，言為合作，祈君代焚於城隍司，則無媒之嫌可免矣。外有白金二錠，係在腰囊深藏者，洩為置材一具，暮夜來此，啟塚出屍，將予殘骸入襯，與若人同厝於斯，予當數世不忘是恩。不識君肯援手否？」二一一力任，無難色。書生乃出金與牒，再拜而付之，然後與少艾和燭而滅。二亦目眩移時，四野蕭森，慄不可留，遂懷金亟返。至家視其物，粲然白鏹，真金也。乃笑曰：「癡鬼以此與我，將以望棺槨之美與倡隨之樂乎？開壙者死人，誰不知？予不任受功，亦不任受過，得此生殖足矣，其他何恤焉？」竟私其金，不為市襯，又匿其牒，不以焚。蓋當受金時，貪念已萌。旬日，金將用盡，仍出負販。途遇州役繫之去，茫然不知其由。至案則積賸某某咸在，二曾以鬼金償其債，尋變為楮，故以妖妄訟之耳。二初不肯承，及證佐昭然，乃不能諱，因述其金所自來。官怒其誕，將答之。忽首者一人，張目直視，大呼曰：「死襄陽某者，即此曹某也，公可加刑於二。」官聞之駭然，蓋即書生所云父執者。初知將即至，心甚喜，日使人迎候於郊，已而寂然，方以為疑，至是聞其死，故大驚。亟詢其狀，對曰：「詳在牒中，二實執之。我城隍司之急足隸也，不能緬述，請即退。」言訖，其人頓撲。官視群小皆變色，乃佯笑曰：「鬼何為者？此二以妖術遺之耳！」命將二另錮一室，以犬血厭之，明日當嚴鞫，實則陰使之取牒也。眾果心安，官又語之曰：「事未能白，汝曹亦不可返，盍居此俟償爾金。」亦命散禁於室側，而潛以健卒邏守之。夜分，二始以牒至。官視之，非婚牒，而實血狀，歷陳劫殺之慘，不勝勃然。亟升座，令役往械各犯，多在夢中。驅至庭，毒加拷掠，乃盡服，無一漏網者。案既定，官乃親往起其屍，面色如生時，猶未朽。因二言，盛其葬具，與女柩同厝於一丘。既竣，始判令二歸。臨遣，官笑謂之曰：「善為執柯，勿再誤人好事也。」庭之上下皆粲然，二乃歸。自是膽力雖猶昔，義利亦稍分明矣。

外史氏曰：始見書生緩於復仇，而急於圖婚，未嘗不心焉鄙之。及其假偽金，首真盜，談笑復仇，而佳配之有無竟不必問，始歎圖婚一舉，亦假途滅虜之計耳！智豈出苟息下哉？若二以貪敗乃公事，而究為撮合之山，直是庸人儂倖。

於成壁

於成壁，瀋陽人。少時從其兄商於他省，壯歲將歸授室，其兄付以千金，囑曰：「於路多花柳，慎勿浪費，速歸故鄉，洞房花燭伊邐矣。」成壁果有心於狹邪，雖諾之，而實若罔聞。辭兄徑行，途次已所費無算。將抵薊門，秣駒鎮市，因內急獨出大解。一望田禾，鬱蔥暢茂，時值夏耘之際，行陌無隙地，乃就其壟而遺焉。便訖帶猶未束，俄一物突起於前，狀如小豕而長毫，奔逸而去。成壁以為異，遂逐之。其物由曲徑而馳，絕不反顧。成壁足力不能及，約半里而止，物亦失其所在。將返故道，忽見二麗人珊

珊碎步，自微行而來。一衣茜紅裳綠衫，翠鈿金翹，貌甚妖冶；一則荆釵裙布，雅淡修潔，而容光尤照映左右。竊疑一主一婢，未敢詢也。成璧素性耽此，遂躑躅田畔，不能行。二女且行且語，至成璧逐物處，貧女忽四顧而言曰：「姊昨約桑中人實在於此，今竟不見，須知渠非尾生之流。」富女微笑不答，徐曰：「若勿饒舌。適從遠處望，一似小不才鼠竄道左，醜態畢露。想又為過客所窘，言之殊令人赧然。」貧女大笑，亟搖纖腕止之曰：「不可說，追奔者尚在，聞此益令姊無處置身。」語次漸近成璧前，皆以橫波流盼，良久始徐徐過之。徑甚偏仄，成璧雖側身避路，而嬌香流溢，鼻尖領略已多，縱非蕩子，亦情不禁矣。二女又回眸匿笑，毫不作羞澀態，愈令人魂銷。美人既去，成璧猶木立不移。其御候久不至，蹤跡之，見其如呆，不禁竊笑。促之歸，將以啟行，成璧曰：「予身適不快，即此棲息，明日行，當無不可。」御人以非止宿之時，頗有違言，再四強之而後可，遂近覓村店小住。成璧不飲亦不食，惟子身徘徊於壘畔，冀其復遇，而竟杳無其蹤。日將西下，俄見富女獨來，驚喜曰：「佳人至矣。」忽聞禾稈簌簌然，有一男子烏衣玄冠，侏儒短小，自茂密中直前擁女曰：「午以為期，日之夕矣，得無怨我負約乎？」女似不悅，以袖揮之曰：「予不我思，豈無他士？誰復念汝薄倖也！」其人笑曰：「子勿大言誇人，目前故無可褻裳者。」女即指成璧而目之曰：「彼人是哉！狂童之狂也且。」其人聞女言，掉頭一視，即駭然曰：「咄咄！何逼人至是！」意甚倉皇，遽入禾中，竟不見，成璧亦無所疑。女以翠袂招之，遂舉趾相就。女先行，亦入叢禾，成璧尾之入，則別一天地。重樓復閣，畫棟雕簷，非復綠萼爭芳者矣。怪而詢之，女笑曰：「君但得佳處棲身，何必問堂構之所自哉？」於是展錦榻於繡榻，設鴛枕於翠衾，解衣為歡。肌柔態媚，成璧雖數過狹邪，曾不若是蕩而逸也。事闌，女詰之曰：「君以何業而過此？妾觀玉貌，非僅牽車服賈者。」成璧因告以歸鄉之故。女曰：「婚有人乎？抑擇而後娶也？」成璧曰：「尚無所聘，歸始謀之。」女又笑曰：「歸即善謀，不過頭蓬葆面黛黑者，烏足當君伉儷耶？誠能予我千金，當為君致一美婦。君囊中能足此數否？」成璧喜甚，亟叩以伊誰。答曰：「即向之女伴也。不幸早寡，孑然無依，裡中惡少又數數窘之。倘得侍奉巾櫛，不第渠免斯饑，即妾亦無所繫係已。」成璧心既失主，遂不較價軒輊，惟默計所攜雖少，然貨去衣裝，不難如數，因徑以首領之。且曰：「予與卿好合方新，乃不為己謀，而反引他人，得無以此相詰乎？」女曰：「不然。妾性蕩，不能困守閨中，恒多外遇。又不能為君作家，君亦安所用之？渠果相從，妾亦得以姪姪往來，依然有此一線。第不以其新而棄我故，則幸耳。」語已，促之使起曰：「旁觀者不無怒目。君且歸，能為妾留二日，則好事可諧。」成璧起而整衣，舉目四望，屋宇一空。不惟衾枕俱為烏有，即所立之地，亦只叮哇間，乃大駭。女早不知所往。心知其為妖異，而少年貪色，不以為虞。歸途日已暝，瞥見土人張弓持械，如有所追逐者。迫視之，則一牝狐，毛深黑，顛躑於叢莽間，獵犬群咋，勢甚危急。心憫焉，乘眾未至，取石投犬。犬少卻，狐乃得遁，初不知其即貧女也。及獵者追及，成璧已去，遙聞眾語曰：「此畜初來甚馴，屢將獲之，奈何復遁耶？」成璧竊笑，亦不為意。歸邸駢然熟寐，翌日仍托疾不行。食餘又往候之，富女果先在，喜曰：「君信人也。鍾情如此，又復直諒不疑，予妹所適得人矣。」因詢以金，遽減二百之數。成璧大悅，約以次日交納，女許之。成璧欲與為好，女辭曰：「姑留精力以待來者，勿使人言我狂蕩也。」竟不顧而去。成璧返寓，傾囊只得大半，蓋已耗去什之三四。不得已而售其貨，皆賤其值以與人。不足，又典衣物，幸地介通衢，受者頗眾。拮据一日夜，數始能敷，然已囊空如洗矣。御人本僱倩來者，早已得值，亦不問其理亂。成璧以多金難攜，罄身往候，佇俟有頃，富女果偕貧女俱至，其衣飾猶荆布也。及見成璧，玉容微頰，似有內愧者。成璧以為嬌羞，不之異。富女遂使之交拜，且謔曰：「佳兒佳婦，歸家善事高堂。予羸老矣，不堪任受謗置也。」三人皆大笑。富女別無所言，吃吃自去。成璧將呼止，令取其金，貧女始出言曰：「郎慮金不生翼也？歸而視之，床頭之物已盡矣。」成璧猶未能遽信，扶女同歸。女笑曰：「叔兮伯兮，駕予與行，今日之謂也。」及至郵亭，尚未向晦，然他人舉莫能見女。成璧徑入室，啟視囊金，封識如故，其中則空空矣，乃信女言，亦絕不驚異。置酒共女合歡。女善諧謔，每一言，成璧輒笑不能仰。旅中人聞之，咸謂其患癲疾。飲至漏下，成璧微叩其由，女似囁嚅不肯言，惟笑曰：「君召客而不具餐，豈以妾為不能知味乎？試告君，我輩非鬼子母，即鳩盤茶，君既畏之，何弗遠之？」語竟鼓掌，成璧亦為之粲然。遂相攜而起，羅襦偷解，畫燭羞吹，樂固可想。侵晨同起，女謂成璧曰：「君囊中諒無餘資，此去猶近千里，何以跋涉長途？且妾纖纖弱質，亦不任風土之勞。妾不如自歸，君可脫然無累，君其許之乎？」成璧猶以為戲，伴聽其行。女奉簾而出，遂無影響。成璧不勝張皇，再往候之，富女亦不復見，懊喪而歸。御人已懸車數日，不能復留，不得已而就道。資用乏絕，行色困頓，遂不敢再為豪舉。兼程至家，其母已為訂某氏女，則其兄預有家郵故也。其女新自關中來，貌絕美，奩具又豐，主婚者乃女之伯姊，約已定矣。成璧聞而喜，然以浪擲多金，母與嫂皆不悅，不欲遽竣其事。延至歲終，其兄又有信至，兼寄白金，始為成禮。比入青廬，新婦之貌宛然熟識，蓋即旅邸遇者，乃大驚，叩之，始自陳曰：「妾姊妹皆狐也，彼居燕南，妾家隴右。偶詣渠處遊戲，蒙君垂顧，不覺動心。又恥自獻之羞，借彼先容，幸侍君子，望勿以異類見拒。」成璧愕然，始悟前此詭異，果狐所為，向特墮其術中而不省耳。因詰曰：「既結同心，何竟潛遁？」答曰：「妾慮以不經駭君鄉里，故不敢與君偕行。今日顯然婚嫁，莫起群疑，不可永以為好乎？」又詰曰：「何為昔樸而今華？」答曰：「凡狐之供具，皆以術攝取於人間，故豐儉因乎其地。妾曩者修道終南，居甚荒野，前此藉君福力，始能潤色如斯。所餘者猶在篋中，姊故一介不取也。」成璧不以為然，女遽起自啟其牝，白金充麓其中。驗之，果夙昔之物，乃大悅。女因謂曰：「為此數百金，遂虛我半載歡好。妾初見君，知為重色輕財，道路揮霍，歸家必遭憎惡，將來亦無以營生。乃與姊合謀，暫出君囊，存於妾笥，今日始得為君有。」言已以鑰付之曰：「敬以完趙，善自經營，兄嫂豈可長恃哉？」成璧聞而感悟，稱謝不置，亦自述其道途艱窘狀，不勝怨艾。是夕歡倍於昔。明晨出見，親族皆驚為畫圖中人。女善持家，成璧亦由是醇謹，以前金私營市肆，獲利不資，富幾與兄埒。富女不時來視妹，亦間與成璧敘闊。女後連舉二男，忽辭成璧欲還隴中。堅留之，惘然曰：「妾等與人居，皆以採納自益，故壽永而道可成。自與君遇，姊之意初欲以妾為餌，竊君之英華，兼以釣君之貨賄，非有心為姻好也。適值妾厄於韓盧，賴君驅斥，妾因銘刻不忘，曲成燕婉。今在此數歲，兩索皆雄，雖可以報君，而妾之前修盡棄。將歸山存養，不可復留，萬勿以妾為念。」言訖，富女至，相偕以返，遂不復來。成璧始悟所救之狐，即其室中人。由此戒殺，亦不言娶，後竟以希壽終。